

關於古代花剌子模的十二年考古研究

阿·耶苦博夫斯基著 楊憲益譯

編著一部中亞各民族的真實歷史的偉大工作是蘇聯歷史學家的任務；託爾斯托夫的得了斯大林一等獎金的著作，“古代花剌子模”，是這方面卓越的貢獻。

資產階級的阿富汗、伊朗、土耳其諸國帶着民族主義觀點的歷史學家常想奪取構成蘇維埃聯邦一部份的諸民族的文化遺產。他們把所有中亞諸民族在科學藝術與文學等方面的重要貢獻，只要是用阿拉伯文、波斯文與土耳其文寫成的，都認為是阿拉伯人、波斯人與土耳其人的文化遺產，儘量用西歐的“科學”考據來使他們的劫奪合理化。

花剌子模帝國“在十二與十三世紀間的疆域，東起拔汗那，西抵喬治亞，南達印度，北至哈薩克斯坦草原”，（見“古代花剌子模”原書第十三頁），在十三世紀中被蒙古人摧毀。在十八、十九與二十世紀間，其國內的塔吉克人與烏茲別克人（舊譯月即伯）又被布哈拉、阿富汗諸王及帝俄所踐踏奴役。塔吉克人作為一個有文化的民族的名稱，遂從資產階級的東方學裏消滅。許多年來，大家都習慣認為中亞文化是外來的，而不是土著的，因此我們說，編著一部中亞民族的真實歷史是蘇聯歷史學家的任務。

最近幾年間，蘇聯考古學家發現了許多有價值的文化藝術遺物，都是屬於古代居住中亞的大夏、康居、花剌子模、吐火羅、西突厥與其他民族的。這些民族也就是現在的塔吉克人、烏茲別克人、土庫曼人、哈薩克人與吉爾吉斯人的祖先。

古代中亞諸民族的高度文化發展已從以下的發現得到證明：1932年馬森 M. E. Masson 曾發現埃爾坦 Airtam 地方的浮雕，上雕着奏樂的樂工，（大月氏貴霜朝在紀元後一二世紀間的優美作品，也就是塔吉克人與烏茲別克人的祖先的作品）；在塔吉克共和國的穆格山（Mug）上的古堡裏，又找

到昭武九姓時代的皮面木盾，上面有彩色斑斕的康國騎將的畫像；在布哈拉附近瓦刺設（Varaksha）地方名為捕喝俱達（Bukhar khudats）的宮牆上發現了彩色壁畫，顯然是紀元後四五世紀間的作品，（席須金 V. A. Shishkin 在 1938—39 年間發現）；在 1948 年發掘塔吉克共和國境內的昆安幾隴古城（Pianjikent）的時候曾發現七八世紀間美妙的壁畫；此外還有似屬紀元初年的精形象牙酒爵，〔在 1948 年發掘安息古城尼沙（Nese）時發現，遺址在今阿須哈巴德（Ashkhabad）附近〕；這些都是證據。

這些重要藝術品，無論在題材或技術上，都沒有與波斯、阿富汗、土耳其古物完全相同之處；無疑的，它們是古代中亞民族高度發展的獨立文化的產物。

根據實物與文字證據，蘇聯學者業已證明中亞民族的文化是獨立發展的。每一個新的考古發現，每一件新找到的紀載與寫本，中亞民族文化遺物與波斯、土耳其古物的密切比較，明顯地指出，塔吉克人與烏茲別克人過去有他們自己的豐富文化，也指出古代中亞曾達到文化的異常高度。

託爾斯托夫的“古代花剌子模”是蘇聯考古學著作裏最傑出的一部書。差不多有十二年託爾斯托夫教授有系統的研究了古代花剌子模文化遺址。他領導的考古團每年到野外作發掘工作。它超越了一切困難及沙漠的旱熱，逐漸從流沙裏找出來花剌子模豐富的過去文化的遺物。

託爾斯托夫聚集了極大數量的有關這古代國家歷史的資料，而這古代國家的歷史，在文字紀載上，過去是知道得很少的。

他業已找出了古代花剌子模從遼遠的上古到蒙古侵略全部歷史的線索。他的書包括六千年的花剌子模社會的歷史，附帶豐富的物證，那些資料

的大部份是他自己發現的。書中有極有價值的科學的概括說明，描繪古代花刺子模的生活，並說明它歷史發展中各主要時代。

古代花刺子模城市、村莊、堡壘、鄉鎮、灌溉系統的遺址的發掘，證明花刺子模曾經是古代文明主要中心之一。這書裏的資料證明它的非常高度發展的文化並非由於任何外來影響。發掘出來的建築物的特殊作風、建築技術(包括磚的式樣與堆砌方法)，高度完善的灌溉系統的特色，與被發現的許多藝術性及實用性的遺物都可以作為補充證據。

在發掘的最初四年中，(託爾斯托夫的“古代花刺子模”就是根據這四年中的發現)，考古團獲得了大量雕塑作品，包括許多陶俑。甚至這些藝術品的生產中心也已被確定。所以可以斷言它們不是外面運來的。此外還找到許多裝飾品，它們的形狀與作風，不但證明是本地出產的，而且也證明了花刺子模手工業者的高度技術。

利用這些新的資料，託爾斯托夫教授在他的書裏證明那著名的花刺子模人阿爾比魯尼，雖然資產階級科學一向認為他是一位阿剌伯學者，實在是一位花刺子模學者，一位偉大的數學家、天文學家、自然科學家與歷史學家。阿爾比魯尼是花刺子模數學界最特出的代表人物。在十一世紀，花刺子模無疑是科學的主要中心之一，我們可以肯定的說，它影響了其他國家，尤其是伊朗的科學發展。

託爾斯托夫教授的書無疑的證明了花刺子模文化的獨立發展與高度水平。

以上所說的還不是此書有價值的唯一原因，作者也非常成功的把古代花刺子模的歷史分成合理的階段。它的物質文化的大量遺存證明了花刺子模在紀元前二千年間即進入青銅器時代，在紀元前一千年初即開始使用鐵器，且已與鹽海與亞速夫海附近地區有接觸。花刺子模的奴隸社會的興起可推至紀元前六七世紀，在紀元前四世紀達到頂點，這從昂拔斯加拉城的遺址中所發現的資

料得到證明。奴隸社會在花刺子模存在了一千年之久，就是說，直到紀元後五世紀，也就是在此時勃興了它的古代城市的黃金時代。

在託爾斯托夫的書出版前，奴隸社會為中亞文化發展主要階段之一只是一個假設，現在這已經成為大家所公認的事實。

託爾斯托夫教授的概括介紹對中亞學者有極大的重要性。它們幫助成立了花刺子模鄰近國家歷史的不同階段，例如康居與大夏那些國家也達到了與花刺子模差不多的水平。

在不同地點發現的中亞文化的遺物(花刺子模、康居、大夏)充分證明人類文化發展的主要道路並不僅僅是古代埃及、巴比倫、亞叙、希臘、小亞細亞、伊朗與歐洲。我們看到人類曾經知道其他重要文化中心——中亞即其中之一。

應該指出的是“古代花刺子模”是僅根據考古團最初四年發掘的資料寫成的，以後發現的資料都在託爾斯托夫的第二部著作裏——“古代花刺子模文化遺跡續考”。最重要的發現包括一個巨大的石刻與彩色的壁畫。在昭武王朝(Siyavushid)(紀元後三世紀)的都城託波刺加拉(Toprak kala)，發現的與人體等大的花刺子模諸王雕像是雕塑得逼真的，它們彩繪的面貌異常生動而具有特色，尤其引人神往的還有線條柔和色彩燦爛的壁畫。

託爾斯托夫在託波刺加拉發掘的花刺子模珍貴藝術遺物都是無法摹仿的藝術品，也不可能是外面帶來的。

阿爾比魯尼，這偉大的十一世紀花刺子模學者，在他的歷史論文“古代遺跡”裏，如此說：“屈底波(Kuteiba)(紀元八世紀的大食將軍)以各種方法屠殺了一切識習花刺子模文字的以及能保存古代傳說的學者，使一切歸於黑暗，使後人無法重知伊斯蘭侵略時花刺子模的歷史”(古代花刺子模遺跡續考第七頁)。

這過去的歷史，由於花刺子模考古團的工作，現在已經被重新發現。

(原文見 1949 年 VOKS Bulletin 第 59 期)